

夜晚是个村庄

草予

能醒来,醒了又难入睡。人一失眠,只觉得夜晚静得像个大村庄,静到车辘辘鸣都在耳边发生一样。于是,干脆和月亮一起,在这村庄里闲溜达。

这时候,人差不多都睡了,去梦里过日子了。一个梦,就是一所一所的房子。一所房子,只住一个人,我到不了你的梦,你也来不了我的梦,彼此串不了门。

这些房子,没门没窗,也没墙没檐,外人看不见那些梦。不过,也不是毫无眉目

的,梦里的表情,挂在了脸上,甚至还会哭出声笑出声来。有时也会有几句梦呓,只是没头没尾,来龙去脉理不清。

父亲睡时总是鼾声大作,几道墙也拦不住那吓人的动静。总感觉那是累的,扶老携雏几十年,好像从没见他歇息过,在梦里,他终于敢喘几声粗气了。我很惊诧,母亲是怎么在父亲那样的鼾声里稳睡的。估计她已住进她的梦里,对梦外的世界浑然不觉。在父亲的鼾声

早年间在冀南乡下,每逢中秋节,家家户户都会自制月饼。当时的月饼是用和好水的面粉做面皮,在上面放些红糖做馅,然后包捏起来,擀压成扁圆的面饼,放锅里蒸熟,就如同今天的糖饼。不同的是,“糖饼”的形状做得比较圆厚,以求与月亮形似。另外,上锅蒸前,人们还用麻果

在面饼上摺印上花纹,品尝者在饱口福的同时

也多了几分“眼福”。我最初认识和吃到的月饼,便是这样的。

某年中秋节前夕,在天津工作的父亲寄来了城市食品厂生产的真正的月饼。那是我头一次见到真月饼,外面由印着精美图案的花纸包裹着,打开一看,形状小巧,金黄厚实。外观还用模具做出了文字和图

里反侧时,我实在羡慕母亲的梦。是什么样的梦,把她留住了呢。

父亲从不跟我说他的梦。梦里的事,大概他只想自己一个人张罗。倒是孩子,偶尔跟我说梦。他说,他对着圆圆的月亮咬一口,缺的地方又长了出来,再咬一口又长出来,如此下去,他吃了一夜的月亮。

解梦,我自然不会,其实也不怎么信。梦,不是一道方程式,只要演算下去就会有答案。硬要解,有点儿像搬现实世界的砖,去盖梦里的房子。房子是虚构的,砖头是真实的。我想象不出那是怎样一位工程师。

笔到此处,又至夜深,窗外落着雨,今夜是个湿漉漉的大村庄。

案,相比乡下自制的“土月饼”洋气了很多。一家人小心翼翼地掰开一块品尝,里面除了用糖做馅料外,还有青丝果脯、瓜子核桃仁等食材,入口的味道更是非“糖饼”能比。

家庭成员集体品尝后,我另外分到了一块月饼。我舍不得一人享用,便约了几个要好的玩伴共同分享。我用小刀将月饼割成数块分给

小伙伴,大伙都不舍得整口咀嚼下咽,而像是吃冰棍儿一样,先放在嘴边嚼够了味道,再慢慢嚼咽。

半个世纪过去了,当下市场上的月饼五花八门,任君挑选,乡下的“土月饼”早已没人做了。商业发达,乡愁渐淡。如今八月十五吃月饼已不再为解馋,而更多被赋予了一种仪式感。

八月十五的月饼

杨银华

双重意志

李昱坤

罗伯特·巴雷尼幼时因病致残,他的母亲像天下所有母亲一样,一时心如刀绞。但他的母亲强忍住悲痛,不是用眼泪,而是以一种信念及时给孩子最需要的鼓励和帮助。母亲在病床前拉着儿子的手说:“妈妈相信你是个有志气的人,希望你能用自己的双腿,在人生的道路上勇敢地走下去。”

在其后的日子里,他的母亲只要一有空,就陪着巴雷尼练习走路,做体操,常常累得满头大汗。有一次,他的母亲得了重感冒,尽管发着高烧,还是下床淌着汗、咬紧牙,硬是帮巴雷尼完成了当天的锻炼计划。

日复一日的锻炼,弥补了残疾给巴雷尼带来的不便,母亲的榜样作用,也深深教育了巴雷尼。巴雷尼终于经受住了命运的打击,经刻苦学习,最终考进了维也纳大学医学院。此后,巴雷尼致力于耳科神经学的研究,终于在1914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。

巴雷尼的成功,最初给我的启发是:人生需要意志和勇气,只要意志坚强,努力拼搏,即使身有残疾,也会像巴雷尼一样,让自己的人生放射出璀璨的光芒。但是,通过进一步思考,我认为,巴雷尼的成功其实是自己和母亲双重意志共同坚持的结果。试想,若在最初,有一方意志薄弱,不再坚持,也就失去了巴雷尼成功的基础。

法国教育家卢梭在《爱弥儿》一书中说:“你知道用什么办法准能使你的孩子得到痛苦吗?这个方法就是百依百顺。”当面对父母的有求必应、百依百顺时,孩子的头脑中自然会形成“我要什么马上就能有什么”的思维定式。如此,岂能培养出坚强的意志?

所以,家长在对孩子励志教育时,须明了坚强的意志是成功的阶梯。这就需要我们既要磨练孩子的意志力,还要切合实际,注重言传身教,与孩子一起努力。

简单

李永斌

人活一世,越简单越能承载重压。心简单了,里面腾出空间,心扉变大,心路渐阔,万事随进随出,任凭到来的挫折曲里拐弯。简单真是名医良药,只要对症,必会药到病除。脑子简单,便思路清晰,快乐加倍。饮食简单,便身强体健,百病全无。人生加法,加的是不必要的思想负担和身外之物,压得人脚步沉重、步履蹒跚。简单是人生减法,减的是人的贪念、强求和不甘,只要减去这些虚妄,卸下精神枷锁,人生路上必然浑身轻松。

泼冷水

徐悟理

我暗地里称这类人为“缩头乌龟”,他们不但自己缩着头,不敢去探索新世界,尝试新可能,还要打着“见多识广”的旗号,叫停别人前行的步伐,泼灭他人梦想的火苗。

遇到这样的人,建议立即躲开,跳到他们所能泼的冷水圈之外,以保持自身的干燥和激情,好奔向生命的大好山河。

网络新词语

××咬人事件

袁婉婉

也不清楚博主想表达的意思是食物好吃还是不好吃。这类行为是有意制造的,但演技较为浮夸,于是网友们用调侃的方式将这类现象称为“××咬人事件”,“××”指美食博主在视频中品尝的食物。

生正在门外徘徊。只见他头戴礼帽,身穿皮大衣,胳膊弯儿处勾着一根儿手杖,看上去似乎有心事。

一位同样上了年纪的串街商贩边吆喝边走了过来:“半空儿花生,便宜喽……”走到“礼帽老者”的面前,他降下声调,试探着拉主顾:“老哥哥,买点儿半空儿吧,刚炒的,香着呢……”对方摇了摇头,脸上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

商贩前脚走开没多久,阵阵清脆的笑声传来,梁淑华、运大姐、谭瑞娟一行人说笑着走向派出所大门。“礼帽老者”站定,抬眼看见她们,脸上终于露出了笑意。

谭瑞娟眼睛一亮,急忙跑到老人面前:“爸,您怎么真来了?”

谭先生看着女儿,长出一口气,道:“天黑了,你一个人回家,我不放心。”

谭瑞娟笑着转身对众人说:“我爸接我来了,我先走了啊!”然后挽着爸爸的臂膀离去了。

目送着爷俩儿走远,运大姐回头问梁淑华:“小梁,

以前是你经常送她回家吗?”梁指导员点头道:“闺女家的,不容易。照顾照顾她,也是应该的。”

“这小谭也二十四五了吧?”“哪呀,她都二十八了。”梁指导员纠正运大姐的说法。

运大姐有些意外:“哎呀,老姑娘啦!她有没有对象?”梁淑华摇了摇头:“要是,她爸就不会那么不放心了。”两人说着话,走进了派出所大门。正巧,骆桂娟和齐秀萍从院里走出来,旁边跟着常玉科。几人简单打过招呼,运大姐和梁指导员便向办公室走去。

这时,电线杆子阴影处又走出一个男青年,“姐,我等你半天了。”他边说边朝骆桂娟走了过来。

“天这么冷,还跑一趟干啥?”骆桂娟说着转身对齐秀萍、常玉科说:“我兄弟接我来了,咱们回见啊!”

齐秀萍和常玉科目送着骆桂娟姐弟的背影,彼此好长时间都没说话。终于,齐秀萍说道:“我也该走了。”

十一、登杆少年(4)
农民进城打工,造成了广大农村的“空巢”现象。人们远离故土,也带走了乡愁。这种深刻的社会变革让传统民间文化逐渐衰微。

据《静海县志》记载,截止到上世纪九十年代,全县共有156道民间花会表演,包括高跷、旱船、龙灯会、狮子会,各种武术、杂技表演和民间祭祀活动。它们是农业社会的文脉,是沟通城乡的桥梁。今天,像大六分登杆会这样仍在活态传承的花会表演已是凤毛麟角。

静海区是中国乡镇工业最早发展的地区。大六分村长期在外地打工的村民很少。百分之九十的村民都在静海区内或者周边的工厂上班,下班后仍然回到村里居住。因此,大六分村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空巢现象。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,让农民在本乡本土就能挣到钱。留住了村民,也就留住了传统,留住了乡愁。作为大六分登杆会的头头,杨文祥并没有一分钱的报酬。除了农民的身份,他也是一位打工仔。

大六分村地处林海经济示范区,村庄周围绿树环抱。种树,是这一地区的特

色产业。十年树木、百年树人,正是大六分登杆会薪火相传的写照。

台头西瓜,是中国地理标志标志性产品。皮薄、瓢甜、沙脆的台头西瓜也给大六分村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。冷棚嫁接技术,突破了季节限制,改变了只有夏天才能吃到西瓜的历史。

村办小学是杆会的摇篮。李同楷三年级,是杆会里最小的队员之一。小学阶段,是登杆少年打基础的时候。到了初中和高中入学的两个时间点,杆会总要面临着一场选择的风波。

像村里的大多数人一样,李同楷的父母很支持儿子参加杆会的训练。李同楷也坚信自己将成为杆会永久的会员。登杆给这个少年带来的快乐是单纯而持久的。或许他并没有意识到,未来的日子,外出求学和继续登杆是两条不同的道路。

寇志在离大六分村不远的一所高中上学。从小学就加入杆会的他,从未间断过训练,现在已是杆会里新生代的主力。他擅长在七米的竿头做长时间的旋

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电视新闻部 刘彬

静水安澜

解说词

转动作——转悠悠。这是杆会里很多孩子不敢尝试的高难度项目。

两百多年的传承,上世纪的两度中断,让很多动作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。大六分登杆会的一百零八个项目,今天完整保留下的只有一半。加上新创编的节目也远未达到最初的数目。所幸的是,新一代的登杆少年正在成长。

静静的运河流淌了千年时光,它孕育了这片土地丰厚的历史文化,见证着时代前进的步伐。(完)

连载

二道街的小院儿

第一季 胡同人家 下部

王传林

二十四、寒夜中的老
齐秀萍做事麻利,这让常娘很惊异,问道:“你不用尺子?”

“我的手就是尺子,您放心吧!”

“真行!那你就织吧,可有一样儿,先紧着你要紧的活儿做,我不出门,不着急穿。”

齐秀萍柔声答应着:“哎。那我走了,常娘。”

天黑后,二道街派出所门口的门楣正中,高悬着一盏红灯。此刻,有一位老先